

敲响壳(儿)

□张文海

“响壳(儿)”是什么?是成都平原农村用于驱赶晒坝里偷吃粮食的鸡所持的竹制工具。

取一段约1.5米长的老慈竹,一端用弯刀剖成多根筷子粗细条,另一端留至三分之一处不剖,干后不剖处握在手中一摇,就成“响壳(儿)”。“响壳(儿)”摇时,细条摩擦,哗啦、哗啦,那些饿牢饿虾跑进晒坝的贼鸡,就会吓得屁滚尿流,逃之夭夭。

摇“响壳(儿)”的多是老人,老人腿脚不便,坐在屋檐下阴凉处,看见晒坝有贼鸡来了,摇响“响壳(儿)”,就把鸡吓跑了,根本不用人在晒场上跑来跑去。这是农村老人最喜欢干的活——守晒坝。

乡坝头娃娃不听活,大人会说:“再闹给你两响壳(儿)。”

“响壳(儿)”还会变脸,庄稼成熟季节,成群的鸟雀会飞到田中偷食谷粒、麦粒,守晒坝老人不可能整天摇“响壳(儿)”守田坝。这时,用麻绳穿一串干笋壳握在稻草人手中,笋壳摩擦,同样可发出哗啦声,田中时时有风吹,田中时时有“响壳(儿)”在响,雀鸟都吓跑了。

前不久到大邑新场古镇玩耍,看见一些复古商店还有旧时蒸滤米饭的甑子、冬天夹在腿下烤火的竹编烘笼(儿)、捞柴的扒扒(儿)、雨天防雨的棕蓑衣、刷锅的刷把卖,生意不错。人们买它,更多不是为用,而是怀旧。年轻人则买稀奇,看见它,才知我们的生活是这样一步步走进今天电气电子时代的。只是未见有“响壳(儿)”卖,可能是嫌它太简单了。

就地取材,用最简单的办法,干最简单的事,这是以往农村人的聪明。

征稿启事

方言一出,忍俊不禁。四川方言龙门阵《盖碗茶》版面推出以来,得到省内外四川方言作者的大力支持,为了让《盖碗茶》更加活色生香,方言故事层出不穷,我们向“有故事”的方言作者长期征稿,有好的方言故事,有趣的方言传说,都可以给我们投稿。字数1000字左右。

投稿邮箱:

730156805@qq.com

盖碗茶

再谈方言中『打』的搭配

□竺培强

前次写了《方言中“打”的搭配》一文,有文友看了说还可以写,我也感觉意犹未尽,这“打”用法太广泛了,遂再成一篇。

打让手。谦让一下。麻哥经常总结“别的东西可以打让手,打麻将必须硬逗十三。”他晓得一旦手气遭整了,有可能输起唐家沱。两口子经常为芝麻绿豆大的事扯筋,每回都要争个输赢搞得两个气鼓鼓的。有回女婿遭丈母娘理抹:“家庭是个讲理的地方迈?你打个让手要死人呀!”

打偏偏。翘起,走路偏偏倒倒。毛哥单位开会,晚饭吃席喝酒。大家平时工作压力大,有个机会释放就莽起整,一个二个喝得二麻麻的,走路打偏偏。过后好几个都说划不来,像害了一场病。我当知青时喂了只小鸡公,有天我午睡它在堂屋惊叫唤,我拣个洋芋撵它,不巧正中其头部,它竟打着偏偏昏死过去,我心想只有打个牙祭了,不料过后它又精蹦如初。

打倒。打翻,多指生意亏本。小李不想打工喜欢当老板,最初开婚纱店,后来开传媒公司……搞一回“打倒”一回,至今门面还在招租。老两口子疼儿子,早早将自己唯一的一套房子过到他名下。哪晓得儿子一心想做生意赚大钱,投资“翻撬”,生意“打倒”,败光妈老汉的养老钱,更过分的是竟将房子抵押给债主,弄得老两口只好租房住。

打埋伏。隐藏、隐瞒,跟打伏击一样。东西舍不得拿出来分享。当知青时,空了没得耍事就爱互相串门。康崽儿有点“夹黄”(吝啬),明明有把干面舍不得拿出来,还说只剩点“米头子”(碎米和谷子)将就煮稀饭。结果几个崽儿把面翻出来,“我晓得你不落教,经常打埋伏!”小王探亲回生产队,把几包香烟散人,将两包好烟“打埋伏”锁在箱子里想自家慢慢享用。哪晓得有天打开一看,烟长毛了。他心把把都在痛,凭票买的呀!

打平伙。恐怕是AA制的祖先。参与者出资共同吃喝,算一种民间交际的形式。回城后当学徒,月薪十八元,关饷后想打个牙祭就邀约师兄弟们“走,打平伙”。那时吃一顿火锅摊下来每人不到两元钱,安逸得板。

打巴壁。蹭吃蹭喝。见人家饭局便“巴”上去,顺便整一顿抹和。李老头年轻时喜欢打巴壁,有事无事就在馆子外头旋。只要一见熟人立马做亲热状,别个一客气他就进了馆子就座。如今提起此事,李老头感慨,那时没钱,难免志短。

打埋伏,打平伙和打巴壁,细究起来,恐为改革开放之前的产物,那时生活条件差,物资欠缺,民以食为天,故“三打”都与吃喝有关。现在普遍营养过剩,哪个会打埋伏,去打平伙?更不要说打巴壁了。

“拉伸”这个词在四川话里要念“la chen”。不局限于普通话里“拉长、伸展”的意思,四川话里的“拉伸”还有平直坦荡之义。

在四川问路,老乡的指路语言里不乏“你沿这条路拉伸走”的句子,“拉伸走”最好理解,不拐弯抹角,不旁门左道,坦坦荡荡,正大光明;在四川吃茶,竹椅背一靠,盖碗茶一摆,大爷些就要开始摆龙门阵了,“昨天晚上我硬是拉伸睡了一晚上,梦都没做一个”。头天晚上“拉伸睡”,第二天就“拉伸耍”。“拉伸了耍”,悠闲自在,无牵无挂,不汲汲于富贵,不营营于名利。

心清气正,“拉伸”一辈子;门风清正,“拉伸”几代人。

村上欧爷爷,曾担任大队保管员,守着一屋子豌豆胡豆,没有往家拿过一粒。

欧爷爷的大儿子,欧河村的村支书,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穿了一二十年,芦山地震时,一捐就是一万元。

欧家子孙,医生、警察、基层干部,没有一个不在此次疫情中,“逆行”到一线的。

“拉伸”是一种境界,天青日白,霁月风光,贞明万古;“拉伸”是一种心态,守一时寂寞,藏一点朴素,留一寸素心。

“拉伸”往小了说,就是一个土里土气的方言词语,往大了说,却是四川人大智若愚的人生哲理。

□柏琼英

做过场

□朱木

过场原本就是一个开场白的环节,叫引子也可以,因此过场不要太多,一多就烦人,甚至是讨厌。

人的过场一多,那味道绝对长得很。老憨就经常在我们面前抱怨他媳妇小丽,啥子都好,就是做不完的过场。比如守倒门口就是一个大超市,她就觉得家门口的东西都不好,宁愿舍近求远。门口的鳊鱼三十块钱一斤,她估倒老憨开车跑好几里外的超市里去买。买了东西回来,地下室没得停车位了,老憨只得把车临时停在路边,第二天早晨去开车傻了眼,车窗上贴起一张纸飞飞,那是违章停车的罚款单!

小丽吃橙柑不是剥了吃,要先用水洗了泡一阵,说是去农药,然后又用刀慢慢把皮削了,再划成小块放在盘子头。老憨就搞不懂,既然要削皮,那还泡啥子,是不是多此一举?老憨说,小丽洗菜还更安逸,香菇顶顶明明长得就有些黑,她觉得不干净,硬是用刀把那一层削了。有一回老憨洗冬苕菜,小丽说他没洗干净,要他把连着叶柄的那一点黑毛毛洗了。老憨解释,冬苕菜本来就长得这样子,小丽很不安逸,转身就拿了把牙刷来,去刷那一点黑毛毛。这真的是闻所未闻,听得我们几个肚皮都要笑痛。

其实,不管在生活中还是工作中,必要的讲究是要有的,没得规矩就不成方圆嘛,但过场太多,真的是害死人。

闷

□冯继军

闷字,形声,从心,门声。心被关在门里,心头自然不爽,当然会不开心,会郁闷。

用闷字组词:解闷,纳闷,苦闷,愁闷,郁闷,憋闷,沉闷,闷雷,闷棍,闷热,闷气,闷声,闷骚。

闷字,在四川方言中,不同场合使用,有着不同的含义。比如闷字用在某个人身上,是指这个人行为处事有点儿憨,憨头憨脑,行为呆板,认死理,不灵活,生搬硬套。又如酒席宴上,喝酒和吃油腻的东西多了,就会感觉到闷头,头昏脑胀,身体有不适之感。再如一个人长期呆在室内,空气不流通,身体会产生不快之感,觉得闷气,浑身上下不舒服。

用闷字组成词语,意思更是和尚敲木鱼——多得多。烦闷,是指心里厌烦而郁闷,不痛快,与其在家里呆着烦闷,不如出去走走,散散心,调整一下心情。苦闷,是指痛苦心烦。一个人如果遇到难事,心里头就会觉得苦闷,有些想不通的事情,不要总是闷在心头,不如说出来。纳闷,因为怀疑而发闷,疑惑不解的意思,听说有一个外地打来的长途电话找自己,一时想不出来是谁,心里头感到有些纳闷。闷骚,这种人一般不轻易表达和外露个人的喜怒哀乐,但是在特定的场合或环境中,往往会表现得出人意料。闷热,一般指天气,气温高气压低,使人感到烦躁闷热,不痛快。

闷字组成的词语,多为贬义,如闷声,闷气。生活中,我们最好不与闷字为伍,少与闷字沾边,知足常乐,笑口常开,开开心心过好每一天。

爱上坝坝舞

□陈世渝

每天吃了晚饭,只要没有落雨,我要起两个健身球,逗和老婆快乐地到家附近的公园去耍。她跳坝坝舞,我散步,各得其所,乐此不疲,闲适惬意,其乐融融。

在公园坝子头,有好几拨跳坝坝舞的人。大多是60来岁的太婆和中年妇女,间或夹杂着几个年轻妹儿和老头。每天天擦黑,他们伴着欢快的音乐,翩翩起舞,跳得起劲极了。舞姿虽参差不齐,有的跟不上节奏,有的不得要领,有的甚至乱舞一气,看起来嘿门好笑,但他们热爱生活,追求健康的目的是是一样的。硬是夕阳无限好,越活越年轻了。

每天老婆跳舞,我逗在公园逛起耍,看热闹。有天,我羡慕地说:“老婆,看你们天天跳起恁个好耍,我也想来学哈。”

于是,我勒个60多岁从来没跳过舞的暴焉老头,当晚逗加入了他们的队伍,跟大家一道跳起坝坝舞来。我站在最后边,看不清领舞教练的细节哪个跳的,干脆逗到前面对到教练学,也不怕不会跳丢人现眼遭别个笑。我们跳的舞节奏较快,我虽刚学,胡乱手舞足蹈,常常跟不上节拍,踩不到点上,但我却嘿门认真,一哈儿逗大汗淋漓,感觉跳舞好舒服啊,身心轻松愉快,相“跳”恨晚,几天便上瘾了。

勒天,我微信跟女儿说我在跳坝坝舞。她先是感到惊讶,以为老汉一贯思想保守,哪个突然恁个开化了哦?然后,她给我发了5个笑脸表情包,和5个大拇指……

平时,我在屋头兴之所至,想起想起逗跟倒音乐自娱自乐,边唱边跳巩固学习成果,老婆笑我“走火入魔”,我则欢喜极了。要是偶尔一回因事没去跳的话,我便心欠欠的。

做梦也没想到,我勒把年纪的老板凳,活了大半辈子,竟然晚年还会爱上坝坝舞。